

“健康期待”法律会保护吗? ◆ 田野

体检,重要异常未提示

2009年8月的一天,时年53岁的林耀辉,在单位统一组织下,来到南京某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医院)进行例行身体体检。2009年9月10日,南京医院出具体检报告。在体检报告的肿瘤标志物栏内,甲胎蛋白的检测结果为阴性、癌胚抗原测定CEA(以下简称CEA指标)的检测结果显示阳性。在该报告的“感染免疫”项目和“肿瘤标志物”项目的检查环节,却只提供了检查结果,未在结果后列明“参考值”在“总检结论”中,医院对林耀辉的身体状况给出了结论,包括高血压、空腹血糖偏高、过敏性鼻炎等五项指标有异常,报告中还根据这五项疾病或亚健康结论,给出了生活指导以及就医建议,但是对CEA指标未作出任何检查或复查建议。

拿到体检报告,林耀辉见“总检结论”提示的都是些小毛病,也就宽心了。平时感觉自己的身体也不错,此后的两年多,林耀辉也就没有对身体进行任何检查或复查。

2011年8月,林耀辉因呼吸不畅到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就诊。经全面的检查,2011年8月31日,该医院出具诊断证明书,确认林耀辉患有肺癌,并已至肺癌第四期,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晚期,并且出现了脑转移,已经失去了宝贵的手术时机。检查结果就像个晴天霹雳,让林耀辉全家都崩溃了。

此后,林耀辉只能进行保守治疗,在进行了十多个疗程的化疗后,林耀辉的身体已是极度虚弱,不适合继续化疗,只能使用极昂贵的全自费的进口药尽可能延续生命,林耀辉家

俗话说,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但我们每一个人都还怀着对健康的美好愿望,而定期的体检则成为人们实现这种愿望的手段之一。如果,医疗机构出具的健康体检报告未对受检者重要指标异常作出提示和建议,而此后受检者因疾

为此也花光了家中几十万积蓄。

两年后患癌症 归咎医院起纷争

在治疗中,林耀辉突然想起两年前曾做过全面的体检,只是在他的印象中,体检结论里完全没有提到自己有患癌的征兆。于是,他翻出当时的体检报告,不看不要紧,一看吓了一跳,肿瘤标志物检查项中CEA的结果赫然写着:阳性!CEA指标阳性代表着什么意思?经向一些医学专家请教,得到的答复是:CEA指标阳性并不能就确定有癌症,但至少说明有比较高的患癌风险,如果当时积极检查治疗,癌症完全有治愈的可能。

假如当初南京医院在“总检报告”中对这一异常作出提示,我就能发现自己有可能已经患有早期癌症,及时复查和治疗,有极大可能已经完全康复了。正是由于南京医院这一严重过失,直接导致我错过了采取治疗的最佳时机。为此,病中的林耀辉决定通过法律途径,在有生之年,为自己讨还一个公道。他于2012年2月22日来到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法院,一纸诉状将南京医院推上了被告席,请求法院判令南京医院赔礼道歉、支付已发生医疗费、交通费等23.6万余元,并赔偿精神抚慰金5万元及承担诉讼费。

对这起江苏首例因体检服务引

发的涉及患者“健康期待”利益的医疗纠纷案件,法院极为重视,于2012年3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

法庭上,南京医院辩称:根据相关的诊疗规范,CEA指标并不是诊断癌症的依据,本院在考虑林耀辉胆囊息肉和长期吸烟的情况下,提示结论为胆囊息肉并告知定期复查胆囊,符合诊疗规范;体检是在2009年8月,距确诊肺癌已相隔两年半的时间,已超过了诉讼时效,请求法院依法驳回林耀辉的诉讼请求。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法院多次组织双方进行调解。南京医院认为自身并无过错,但提出从人道主义出发自愿补偿林耀辉3万元。但因双方分歧较大,最终未能达成调解。

“未提示”的过失

建邺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林耀辉在南京医院体检,南京医院应按约定为林耀辉提供相应的诊疗服务。南京医院已经测出CEA指标的检测结果呈阳性,虽在总检结论中作了相关建议,但建议的内容未能涉及该项检测结论,未能尽到应尽的告知义务,存在一定的过失。南京医院的过失,延误了林耀辉进一步检查的时机,使林耀辉遭受了精神上 and 身体上的痛苦,故林耀辉要求南京医院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符合法律的规定,法院酌定支

病发展严重最终导致死亡。病发期间,受检者一方以医疗机构出具的体检报告不实,使其丧失了疾病早期发现并治疗的最佳时机,侵害其“健康期待”利益为由,要求医疗机构予以赔偿医疗费和精神损失费。受检者的索要,法律会保护吗?

持。但由于林耀辉所患疾病与南京医院之间的过失行为并无因果关系,故其要求南京医院赔礼道歉、赔偿其相关的医疗费、交通费等主张,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2012年10月15日,建邺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第五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二十八条的规定,作出一审判决,判决南京医院赔偿林耀辉精神损害抚慰金人民币5万元,驳回林耀辉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后,林耀辉及南京医院均不服,向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了上诉。在上诉中,林耀辉提出:南京医院没有严格遵守医疗卫生管理规范,未能恪守医疗服务职业道德,出现了完全可以避免的操作失误,给林耀辉的家庭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因南京医院的过失,导致林耀辉不能及时做早期检查,失去了早期治愈的机会,直至肺癌晚期才予以发现,南京医院的过失与林耀辉的肺癌不能治愈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因此南京医院应赔偿的损失不应限于精神损害抚慰金,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南京医院在上诉中提出医院的诊疗行为规范,告知义务完善,林耀辉肺癌的发生、发现与医院无任何联系,医院不存在过失。原审法院已

认定林耀辉的疾病与本院的诊疗行为无因果关系,判决本院赔偿林耀辉精神抚慰金缺乏法律依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在二审期间,林耀辉因病去世,南京中院依法通知林耀辉的法定继承人林海波、吴莉参加本案诉讼。二审中,就CEA指标与肺癌的关联性,南京中院法官分别咨询了有关医疗专家。有关专家答复称:“两肺纹理增多说明肺部有炎症,也会引起CEA指标升高。CEA指标并不是诊断肺癌的特异性指标,只是一个参考指标,身体所有部位的炎症都会引起CEA指标升高。所以不能仅仅依据CEA指标呈阳性就认定是肺癌。在CEA指标呈阳性的情况下,患肺癌的可能性有多高,无法判断。”

南京中院经审理认为,南京医院为林耀辉出具的体检报告中对CEA指标呈阳性在该体检报告总检结论中未作出专门提示,也未提示林耀辉就此做进一步的检查,南京医院的体检行为存在过失。CEA指标不是诊断肺癌的特异性指标,只是一个参考指标,该指标升高的影响因素很多。林耀辉体检时CEA指标呈阳性,不能以此即推定其当时已患有肺癌。但南京医院的过失行为侵害了林耀辉对延续自身健康和提高生存可能性的期待利益,实际是侵害了林耀辉的人格利益,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原审法院据此判决南京医院赔偿林耀辉精神抚慰金人民币5万元,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

2013年12月6日,南京中院依据法律的规定,作出终审判决,判决南京医院赔偿林海波、吴莉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驳回其他诉讼请求。

摘自《检察风云》2014年第13期

罗斯福和他的特使们

[美] 迈克尔·富利洛夫



比尔·多诺万在波士顿下了船。

37.更多细节见诸报端

当天深夜,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火车离开了海德公园火车站。总统的专列通常有8节车厢,包括运送白宫工作人员、记者和美国特工处警卫人员的车厢。最后一节车厢是为富兰克林·罗斯福自己准备的个人普尔曼式卧车。火车奔驰在黑漆漆的乡村原野上,多诺万则讲述了他印象中的欧洲。他后来公开说:“他非常坦白地和总统有过长时间的交谈。富兰克林·罗斯福起初打算让对话成为一场个人独白,但多诺万精彩地预测英国会渡过难关。”这让富兰克林·罗斯福非常振奋。多诺万主张向英国援助美国的驱逐舰和轰炸机,让总统对训练英国飞行员等问题“有所准备”,并建议让伦敦使用雷达引导的轰炸瞄准技术。讨论一直延续到富兰克林·罗斯福回到他的特等车厢休息,而多诺万和哈里·霍普金斯一直讨论到黎明时分。

总统的专列于8月10日星期六早上抵达新罕布什州朴茨茅斯。特工处警卫人员协助身着轻质灰色西装,头戴巴拿马草帽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坐进了早已停在他前面的豪华轿车。这是辆长达21英尺(约6米)的黑色凯迪拉克敞篷防弹车,让人联想起了远洋班轮,因此被称为“玛丽女王号”。总统和诺克斯以及新罕布什州州长一起乘车穿越了朴茨茅斯的街道。这里曾经是英国海军之父约翰·保罗·琼斯著名的单桅纵帆战舰“突击者号”的母港,现在,站满了一万五千名欢迎的人。在朴茨茅斯海军基地,总统用20分钟检阅了航行着的和停在装配码头的“新潜艇”。然后他被簇拥着登上了他的美国海军“波多马克号”游艇。霍普金斯、多诺万和其他随行人员已在此等候。下午3点刚过,“波多马克号”游艇经过了古老的木壳美国海军“宪法号”军舰,然后停泊在了查尔斯敦的波士顿海军基地码头。美国海军最新式的“大黄蜂号”航空母舰的乐队奏响了国歌,波士顿海军基地码头响起了21响礼炮。

比尔·多诺万在波士顿下了船。罗斯福继续他的检阅航程,“波多马克号”游艇驶过了几艘停靠着的新驱逐舰,并查看了波士顿海军基地码头价值百万美元的新建筑和机械工厂,其中包括一个用来修理大型军舰的干船坞。根据重整军备计划,码头现在雇佣了九千工人三班倒不停地工作。接着,富兰克林·罗斯福乘船沿着查尔斯河来到一个名叫“沃特敦军火库”的美军制枪厂。他的车队径直开过了军工厂的枪械车间以及组装生产线,检查了新型高射炮,并观看了大型火炮的运输车辆和炮台的建设。国防工作“正有条不紊地进行”,总统在车里举行的即兴新闻发布会上,他对记者们说道:“我今天看到的一切让我非常高兴……我们正在逐渐实现我们的设想。”他预计,波士顿海军基地码头和军工厂将于晚秋满负荷运行。

鉴于在乘坐“玛丽女王”轿车时,诺克斯正坐在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身边,记者们以为他们会谈到“疯狂的比尔”的话题上来。比尔的伦敦之行现在已有更多的细节见诸报端。

记者:关于多诺万先生访问欧洲一事,您和诺克斯先生有什么要说吗?诺克斯:我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吗?富兰克林·罗斯福:可以。诺克斯:他是作为我的耳目去发现他所能了解的情况。记者:先生,您有什么要说吗?富兰克林·罗斯福:嗯,你从他的口中就可以看到了。记者:您的耳目以及多诺万上校的口中?(笑声)

总统对国防建设的巡视又持续进行了两天,他去了纽波特的鱼雷基地,一个训练营,位于罗德岛州纽波特的美国海军军事学院;昆塞角的海军新机场;位于康涅狄格州新伦敦的潜艇基地以及格罗顿附近的潜艇制造厂。在巡视各处间隙,他还在“波多马克号”游艇旁在巴泽兹湾举杆垂钓,那里因有鲈鱼、扁罗鱼、比目鱼和鲷鱼而得名。后来在纳拉甘西特湾,总统也曾举竿垂钓。当记者问他是否钓了鱼时,富兰克林·罗斯福回答:“没有正经地钓过。”海军部长和其他几人只是误打误撞地抓到了“一些小马鲛鱼”,他高兴地说,“那完全只是意外抓到的。”

38.宁波人终于完胜

“阿拉咋会不同意。”承德和阿祥立刻表态。他俩仔细想想,觉得叶先生的这个提议有可能实现,只是自己觉得不好意思。

叶先生让大家议论了十分钟,他问:“大家议论得咋样啦?看哪位先生先讲?谈谈依我的看法。”“好,我先说。”最先表态的是药材行张老板,他不是客轮公司股东。“我觉得阿祥伊拉与外国人竞争,是长了阿拉宁波人志气,我肯定支持,我在这里先表态,以后,阿拉药材行伙计回宁波,我一定叫他买客轮公司船票,其中与外国轮船的差价,由阿拉行里补足。”药材行张老板的表态,引得大家频频颌首。

“我也支持,有啥需要您叶先生说一句,多了我出不起,但是一千两千还是可以的!”又一个老板表态。

“我也支持!”“我也支持!”

会场上大家都表示支持叶先生的提议。叶先生看看大家积极性那么高,就摆了摆手,说:“在这里我代表客轮公司老板感谢大家的支持,这次我不需要大家拿出钱来直接资助客轮公司。我有这样一个提议,大家看看是否可行?我建议客轮公司还是把船票提高到五等客票5角一张,这样要比英法公司的船票高出几角,可能会影响客源,所以,我要求诸位对自己下面的伙计实施船票补助,就像刚才张老板讲的那样,让诸位动员回乡探亲的伙计乘坐客轮公司轮船,诸位给补足船票差价,把这个亏损担当起来,不知这个办法大家同意不同意?”“好啊,这个办法好啊!”下面马上一致附和。

“好!大家赞同这个办法,阿拉宁波人就肯定可以打败外国人。”叶先生显然十分高兴,他接着说:“我想以四明公所宁波同乡会名义,向所有宁波老板发出告示,凡是愿意实行船票补贴的老板,都实行登记。这是大多数。如果有老板不愿意补贴,我们也不勉强他们,他们的伙计回乡探亲的船票补贴,由阿拉四明公所包了!”叶先生毫不含糊,果断说。“好!”“好!”大家一片赞同声。

看到这个场景,阿祥实在太激动了,他站了起来,连连向大家作揖:“谢谢诸位!谢谢诸位!我代表客轮公司向大家感谢了!下

面我还有话说,为了感谢大家对敝公司的关爱,我与承德商量了,对大家的帮助,我们理所当然要有表示,以后,凡是帮助过我们的老板,但凡轮船舱有空位,大家可以享受提高等舱的待遇,就是您无论是啥等舱的船票,都可以免费在敝公司的船上升级,有一等舱的升一等舱,一等舱升升二等舱,直到升完为止。”“好!阿祥老板讲义气!”有人喝彩。

两天后,四明公所告示出来了,告示出来当天,客轮公司的五等船票提升到5角。让阿祥想不到的是,提价当天,他们的轮船满员。

宁波人这一招,成了压垮英法公司精神的最后一根稻草。听到这个消息,布朗彻底垮了,本来,他觉得再坚持一下,客轮公司也许会投降,但是现在他的对手是所有宁波人,他觉得输局已定。为了挽回宁波航线经营的机会,他只得主动提出与客轮公司谈判。

谈判桌上,布朗再也没有了昔日的傲慢,他是一个败军之将,哪里还有傲慢的资本。双方首先统一了一个意见,实行公平竞争,今后无论哪家公司,都要遵守这次谈判制定的统一船票票价,如果要变动,必须征求双方同意。在制定票价的时候,布朗提出以五等票价1元为标准,确定各等舱的票价。他的理由是,因为上段时间竞争,双方都已经焦头烂额了,应该把船票价格提上去,以弥补自己的损失。对布朗的提议,阿祥明确表示不同意,他提议票价定为五等舱5角。双方拉来拉去,拉锯了好几个回合。最后,双方各作了一些让步,以五等客票7角为基准,制定各等舱的票价。

签合同的时候,阿祥已经打定主意:不能让支持他们客轮公司的宁波同乡吃亏,没有这次宁波人的支持,他们不可能胜利。他决定用改善免费晚餐质量和送这些小礼品的办法,对客人进行弥补。同时,已经承诺的船票升级规定依旧不变。这也是他争取客源的一种竞争手段,因为这些没有写入合同,他这样做没有违规。

一场历时一年多时间的甬甬航线竞争,终于以宁波人完胜就此尘埃落定!

明起连载《朱家湾往事》

宁波商人

徐志明

